

古文觀止

三

古文觀止卷之五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
手錄

五帝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

司馬遷自謂也曰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

五帝黃帝顓頊

遠也學者多稱五帝已久

然尚書獨載堯以來

其可徵而信者

遠矣○鎖一句下即捷轉

然尚書獨載堯以來

莫如尚書然其

所載獨有堯以來而不載黃帝顓頊帝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

雅馴薦同紳先生難言之

雅馴薦同紳先生難言之

皆非典雅之訓故當世士大夫皆不

敢道則不可取以

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

古文觀止

卷五五帝本紀贊

一

而言也。余嘗西至空山，問空峒。山名黃帝，北過涿鹿。涿鹿亦山名，在媯州山側。

有涿鹿城，卽黃帝堯舜之都。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篇中作映帶。至長

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余身所涉歷見所

帝堯舜舊蹟，與其風俗教化固有不同。則總之不離古文者，近

他書之言黃帝者，亦或可徵也。五轉是拘尼則不載者，豈無可徵者乎？故曰：近是也。六轉是予觀

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

見，皆不虛。備載則有五帝德等篇，我觀國語其間發明二篇之

所發明，章著而表見，驗之風教固殊者。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

皆實而不虛，則亦或可徵矣。七轉時見於他說，其尚遺失若黃帝以下之事，乃時時見于他說，如

百家五帝德之類，皆他說也。又豈可以摺紳難言儒非好學深

者不傳而不擇取乎？八轉將尚書國語等一總。非好學深

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

能擇取而淺見寡聞者固難爲之言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應文不故著
爲本紀書首余非止據尚書論次堯以下且并黃帝顓頊項帝譽
則其不雅者在所不取也五帝德等書擇其言之尤雅者取之
○結出一生作史之意

此爲贊語之首古質奧雅文簡意多轉折層曲往復回
環其傳疑不敢自信之意絕不作一了結語乃贊語中
之尤超絕者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

漢時儒者

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

瞳子羽豈其苗裔

異邪

何興之暴也

重瞳兩眸子苗裔後嗣也
暴驟也○從興之暴想到

舜然舜羽非倫故又想到重瞳子史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去聲

豪傑蠭起相與竝爭不可勝

升數上聲○秦二世元年七月陳
涉等起大澤中蠭起言多也

斯時相與爭天下者不可勝數而欲崛起定霸蓋亦甚難○振數語逼人項羽有勢然羽非有尺寸乘勢

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

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乘勢乘豪傑之勢也。五諸侯齊

趙韓魏燕一段正寫其興之暴極贊項羽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

侯叛已難矣。背關背約。不王高祖于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義帝楚懷王孫心。項梁立以為楚懷王。項村

尊之為義帝。後徙之長沙。陰令人擊殺之江中。一貶駁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

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

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二貶駁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

哉。三貶駁。前後興亡二字相照。三年五年並見興亡之速。俱關鍵過矣。謬哉。喚應絕韻。

一贊中五層轉折。唱歎不窮而一紀之神清已盡。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世楚項之際。時天下未定。參錯變化。曰初作難。發

於陳涉一段虐戾滅秦自項氏二段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

同成於漢家一段祚位也○三五年之間號合三嬪同自生民以來

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祖○三嬪謂陳涉項氏漢高昔虞夏之興

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之

於天即孟子所謂人歸天與也○一段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

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會孟津二

王舉武以見湯耳○二段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

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章顯大也○二段○俱反土

載句中以德若彼指四用力如此秦蓋一統若斯之難也土三

段作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倒於是無尺土之封

墮壤怪名城銷鋒鏑的鉏鉏豪傑維萬世之安也鉏誅也維計度

古文見上卷五秦楚之際月表三

下即捷轉單寫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高祖起于亭長合從宗討伐軼

高祖慨歎作致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高祖起于亭長合從宗討伐軼

於三代與豪傑并力攻秦鄉同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聲驅

除難耳前言一統之難高祖獨五年而成帝業蓋由秦無尺

所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語也高祖憤發

閭巷而成帝業安在其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

為無土不王也二層此乃傳之所謂大聖故不可以常非大聖孰能當此

天哉高祖或乃傳之所謂大聖故不可以常非大聖孰能當此

受命而帝者乎天若命而帝者乎四層應受命二字作結

前三段一正後三段一反而歸功于漢以四層咏嘆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迴究未嘗著一實筆使讀者自得之最為深妙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直

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閱積曰曰閱明其等謂明其功之

計其任事之久閱經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同國以

永寧爰及苗裔異○帶衣帶也厲砥石也苗裔遠嗣也言使河

也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所謂靡不有

也自古已然然先為一歎○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余讀高

封爵之誓意枝葉稍陵夷衰微起下子孫驕溢亡國意余讀高

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察其始封與所以失侯者○

曰異哉所聞異哉所聞正反上一段言根本不固書曰協和萬

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萬國乃堯以前所封者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

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同藩衛

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篤仁義奉上法是自全要者

然頂異哉所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

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纔有十分之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

家小者五六百戶昔日之衰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息蕃何

曹參絳勃灌嬰之屬或至閒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今日之盛子孫

驕溢忘其先淫嬖辟作至太初太初武帝年號百年之閒見現侯五見在

者僅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毛矣耗盡也罔同亦少密焉罔

網也冷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仍歸到不能自全上

義奉上法句相對上篤仁義則無罔少密之苛下篤仁義而奉

上法則能兢兢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國兩句兩轉作兩層疊

四居今之世漢志古之道夏商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鏡鑑也

古所以自鑑得失而時勢變遷亦不必今人盡同帝王者各殊

乎古一總便推開為本朝誅滅功臣回護一番帝王者各殊

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緼魂乎緼縫而合之也言從

以成一代之功為綱紀豈可合而強同之乎此正是居今志古以漢與前代相提而論也觀所以得尊寵

及所以廢辱

以應察其首封所以失之二句

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

應

哉所聞句○此則單指漢諸侯也五歎

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

未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結出所

以作表

之意表者表明其事也

通篇全以慨歎作致而層層回互步步照顧節節頓挫如龍之一體鱗鬣爪甲而已而其中多少屈伸變化即

龍亦有不能自知者此所以為神物也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

之景行大道也○借時虛虛籠起

余讀孔氏書

遺書

想見其為人

心鄉往之

適魯觀

仲尼廟堂車服禮器

遺器

諸生以時習禮其家

遺教

余低回留

之不能去云

心鄉往之○聖無能名又何容論贊史公只就其遺書遺器遺教以自言其鄉往之誠虛神宕漾最

為得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又借他人反形一筆

更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

折中於夫子折斷也中當也謂斷其至當之理可謂至聖矣定贊

起手忽憑空極贊而後入孔氏既入事而又極贊以終之一若想之不盡說之不盡也者所謂觀海難言也

外戚世家序

史記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繼體謂繼先帝之正體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曰外戚○總提一句夏

之興也以塗山塗山國名禹娶塗山氏之女○受命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桀伐有施有施

氏以妹喜女為嬖國名帝嚳娶其女簡殷之興也以有娥有娥國名○受命而周之興也以姜原及

命紂之殺也嬖妲己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繼體

大任主○帝嚳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生而幽王之禽同擒也

淫於褒

包如褒姒褒國之女姒姓也

繼體

序三段

故易基

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

離

降

虞書釐降二女于嬌汭釐理也降下嫁也嬌汭嬌水之北舜所居也

言先料理下嫁二女于嬌水之汭也

春秋譏

不親迎

去聲○春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公羊曰外逆女不書

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

兢兢

即五經

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

萬物之統也可不慎

與

又補出樂

人能弘道

六經

無如

命何

起下

甚哉

如

同

匹之愛

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

因命字起

既驩

同

合矣或不能成子

姓

子姓子孫也○指惠帝后薄

能成子

姓

矣或不能要

平聲

其終

指戚夫人王皇后栗姬王夫人李夫人

豈非命也

哉

結住命

轉

孔子罕稱命

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文以性命並言即孟子子命也有性焉之意

古文見上

卷五外戚世家序

六

齊家治國王道大端故陳三代之得失歸本于六經而反覆感歎以天命終焉全篇大旨已盡于此孔子罕稱命一轉恐人盡委之于命而不知所勸戒故特結出性命之難知蓋欲人弘道以立命也此史公言外深意不可不曉

伯夷列傳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六藝不載則不可信以為實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孔子刪詩三百五篇今亡五篇刪書一百篇今亡四十二篇詩書雖有缺亡然尚書有堯

典舜典大禹謨則虞夏之文可考而知也伯夷將遜位讓於

虞舜伯夷所重在讓國一節故先以堯讓天舜禹之間岳牧咸

薦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舜禹

皆典職事功用既興然後授政授政以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

天下若斯之難也即虞夏之文知堯舜禪讓之難而說者曰說者

謂諸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許由字武仲堯

雜記也乃逃隱于潁水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隨務光殷湯讓

之陽其山之上堯舜讓位若斯之難則許由隨光之天下竝不受而

逃此何以稱焉讓或說者之妄稱未必實有其人太史公曰

凡篇中忽插太史公曰四字皆遷述其父談之言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實有

其人○又引一許由隨光先為伯夷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

視貼幾令人不辨賓主神妙無氏孔子是一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又請一吳太伯帶出伯夷

篇之主若不專為伯夷者是另一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慨見何哉以由光義至

法文辭不少略見則其人終屬有無之閒未可據以為實孔子

又回映由光一筆繚繞視貼文辭正照下伯夷有傳有詩孔子

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即以孔

叔齊附傳余悲伯夷之意悲其兄弟相讓義者軼詩可異焉軼詩即

之詩也不入三百篇故云軼其詩有涉于怨其傳曰夷事蓋伯

與孔子之言不合故可異○倒提一筆妙

古文觀止卷五伯夷列傳

夷先已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父欲立叔齊及

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

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

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序伯夷實

事平實簡淨蓋前後多跌蕩此不得不平實章法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應前登彼西

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我安適歸矣于同嗟徂同兮命之衰矣悲憤歷落流利抑遂餓

死于首陽山詩與傳畢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應前暗下土下千古無限感慨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

絜絜同行如此而餓死就夷齊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

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

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膾人肝而舖之暴戾恣睢謂恣行為

之貌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反借夷齊一宕引出顏淵盜跖一一反一正以極

人照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事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

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

遇禍災者不可勝升教上也又即近世人一反一王余甚惑焉

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雙結一句以極子曰道不同不相為

謀上設兩端開說此亦各從其志也裝一句作道故曰富貴如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

松柏之後凋兩節正應各從其志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又裝一句作松伯後凋註脚挽上伯

夷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彼指操行不軌以下又以咏歎作一結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引孔子之言以賈子誼曰貪夫徇

財烈士徇名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權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眾庶馬平

生馬恃其生○引賈子四句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

虎龍興致雲虎嘯風烈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于時而人民皆爭先快覩○引易經

五句聖人一句是主指孔子此兩節將伯夷孔子合說直貫至篇末伯夷齊雖賢得夫子而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

子而名彰○即所謂同類相求聖作而物覩也又點顏回以陪伯夷正在有意無意之間妙巖穴之士趨舍

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一反應沒世而民不稱閭閻